

史記

十二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昊之子曰

重頤頤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留氏

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恩

言當家則稱重黎故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恩

謂此解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吳氏之後重黎為火正知此重

黎即彼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也章昭曰祝融始也共

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

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

人圻剖而產焉千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誰允南通于楚學指

余亦九其生之異也然按六子之世史考以為作者安記廢而不論

問送至霸王天將與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魏黃初五年并而

生禹簡狄胷剖而生契歷代以水腹上出而注記者之不妄也天

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路下今死古固知平注記者之不妄也天

母云為陰陽蓋近事之信也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而災無害原詩人之化安可守之一端樂以常理乎產者矣又有因產









請王室會王冕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

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

男由今居楚終美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

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漢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

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

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言秦頭赤眉之時欲發之子文王能賞立始都郢文王三年伐申

過郢郢人曰楚王易取郢侯不許也服虔曰六年伐蔡虜蔡哀侯

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

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郢滅之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

早是為杜敖作杜側狀反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羆音切反左

氏作羆反惲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

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

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

涇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

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伐許地理志曰潁川

也許君內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七陽縣故黃國二十六年

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

怒曰召我我將好往楚辱之遂行至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

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

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

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

穀杜預曰齊盟且齊桓公之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

大夫滅虜莫不祀祝融服虔曰莫楚能祭之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

當享王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

王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君子上子且曰君之



齒未也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賈逵曰職商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

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如堂江芊而勿

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

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若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

能行大事乎謂服虔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

食能蹕而死杜預曰熊掌難熟莫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

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

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皐陶之後杜預曰六

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

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曰有鳥

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二年不蜚蜚將冲天三

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

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

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

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

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

禮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杜預曰示微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

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鈎之象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

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鑄鼎象物

賈逵曰象所圖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

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賈逵曰載祀也祀年也商曰殷紂

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杜預曰不可遷也其姦回昏亂雖大必

輕杜預曰可移也昔成王定鼎于郊杜預曰郊今河南也成王定之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

楚世家

楚世家



越人可說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我氏之族十三年滅舒  
舒有知也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

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  
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

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  
相鄭城門何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曰孤不天不

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  
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相武杜預曰周厲

也敢布腹心楚君武公相不絕其社稷使故事君孤之願也非敢所望  
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

平杜預曰潘廼入盟子良出質潘廼楚大夫夏六月晉救鄭  
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

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  
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

鄆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  
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

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負立索隱曰負音是為鄭敖康王寵弟  
公子圍餘廣知映子比子哲乘疾郊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

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  
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子莫及平

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在舉更赴辭使從禮子比奔晉而  
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會  
楚子白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有鈞臺商湯有



聖之命曰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陽山在陽康王有

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居也杜預曰豐在朝諸侯穆王有塗山

之會杜預曰穆王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

公杜預曰穆王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

驕色伍舉曰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紂為黎山之會

采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幽王為大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大

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伐侯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

族以封甸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

以杜預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齊崔杼

貞而代之立服虔曰齊崔杼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

十年召蔡侯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

恐吳左傳曰使湯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皆

及魯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服虔曰有

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

元王能繹辟在荆山蕙露藍蕙徐廣曰蕙一作暴朝葉服虔曰蕙

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林服虔曰草行日以事天子往是挑弧

棘矢以共王事服虔曰挑弧棘矢無所出也齊王舅也服虔曰

影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四國服事

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

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今鄭人

貪其田不我子今我求之其子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受田

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三國楚

善言占事焉十二年去是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

王會兵於申侈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從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

常壽過而作亂為吳明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

世家



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杜預曰鄧川鄧城遂入

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哲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

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

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

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

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

曰眾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

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祗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

欲入鄧服虔曰鄧楚別都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

亡靈王於是獨傍惶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章昭

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

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

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辛丑申無宇之子申亥曰

吾父再犯王命服虔曰斷王在執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

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

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

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

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丘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

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

王比及令尹子哲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

君蚤自圖無取辱焉眾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乃子哲遂自殺

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

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

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

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

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埋璧於室內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

日兩足各跨壁一靈王附加之子比子哲皆曰遠之平王幼抱而

日兩足各跨壁一靈王附加之子比子哲皆曰遠之平王幼抱而



再拜壓紉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  
為王十餘日子哲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  
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  
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馬服虔曰謂國人  
而賈之人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內當與誰共無黨  
惡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人而有人無主二也杜預  
有賢人當須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  
內主為慮有民而無德五也杜預曰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  
不聞通者可謂無人矣杜預曰游皆非楚之士從族盡親叛可謂無主  
矣杜預曰無德而動可謂無謀矣服虔曰言靈二尚在而為羈  
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  
人無一王虐而无忌死所畏忌將自上子比涉五難以弒君誰能  
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匿不作盜賊伏  
隱私欲不違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辛姓有

襄四十一

八

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  
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牙賓  
須無黨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有高國  
以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從善如流服虔曰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  
宜乎昔我文公狐季如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  
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有魏犢賈佗  
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賈逵曰四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  
民不恤棄民從而與之故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  
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  
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索  
饋相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  
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



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心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  
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疏外建也六年  
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杜預曰城父楚北境邑無忌又日夜讒太  
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  
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  
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柰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不制後  
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馬奮  
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  
者為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  
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  
節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  
而於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  
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  
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營

楚世一

一

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  
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  
子建母在居巢開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  
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  
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  
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  
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索隱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城郢  
史記文是十二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  
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  
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  
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身父與郤宛宛之  
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  
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公子掩餘奔  
徐公子燭庸奔鍾離奔楚楚封之以打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



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  
都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亡共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  
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  
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知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  
郢春秋云十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  
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昭王曰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  
公止之然恐其弒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  
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  
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子吳隨人卜子吳不  
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  
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會  
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  
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

楚四十一

十一

魏晉曰義陽安昌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

北徙都鄒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頓地志曰頓子國滅胡

杜預曰汝南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

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

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昭

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

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

弗聽卜而河為宗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

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

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

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

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

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

子讓群臣巨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



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徐廣曰迎越女之子章立之

曰開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妻也索隱曰閉塗是為惠王然

後罷兵歸葬昭主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

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

願曰汝陰懷信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

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

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

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以勇力死士石乞等能殺

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府名欲弑

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白公

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

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十年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

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

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

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

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

年盜殺聲王子悼王能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立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

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當在六乘之西楚厚賂秦與之平二

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地名

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

十年魏取我魯陽地理志云南十一年肅王卒無字立其弟熊良

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疆而三晉益大

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

子威王能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

嘗君父田嬰欺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徐廣曰特楚已滅越

齊楚故云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

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子嬰之同族盼子者有功於國而

楚世家







之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言五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曰兩國 呂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巨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

秦四

一三

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索隱曰此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卬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巨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儀楚

懷王



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心并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  
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  
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  
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  
○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一  
十六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然二  
十年取武遂二十一年之事乎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  
則此二十年二十一年  
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  
里疾公孫衍用而楚東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  
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四國爭事  
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尊  
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  
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  
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自萬也且王欺於張儀土地漢  
中兵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

楚世一

一四

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群臣群曰或言  
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索隱曰睢音七余反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  
耻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耻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  
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索隱曰宜陽在河東  
在河東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索隱曰平陽在河東而秦之武  
遂上之七十里○索隱曰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以故尤畏秦  
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  
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莫如  
楚厚且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時為齊相  
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  
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  
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徐廣曰二十  
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  
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二年事矣

楚世家一至懷王

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



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公平齊韓魏為楚有負其從親而言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六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聞楚太子報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將唐昧取我重立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三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王曰王母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柰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秦昭王詒令一將軍

楚世系

十五

七

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右秦隱曰

城縣故咸陽也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

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王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且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此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而析又







亦未諱其處也蓋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

北達於燕○索隱曰北一作杜杜者燕之大三國布抵徐廣曰音知

也隱曰一國齊趙燕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曰於燕之遼東而

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紫而

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

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顧備魏也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

漢中析鄴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答新繳涉鄗塞徐廣曰咸夏

一作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

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

傅楚鄂鄆擊韓魏○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垂頭中國○索隱

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

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

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

卷四十一

十七

踰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

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

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徐廣曰完王之曾孫謂楚相昭子曰

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輪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天弑共

主臣世君○索隱曰共主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為大國

不親以衆殄寡小國不輔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各

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

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

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

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

也夫結怨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索隱曰鄒魯有禮義之目今

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

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動兵雖無攻

史記卷四十一 項王



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匹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為操其兵利身謂虎以爪牙為兵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

之必萬之於虎索隱曰攻而利大也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訛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謂九鼎也吞

三翻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鼎亦作翻同音歷三翻六翼也不行謂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

起拔我西陵徐廣曰夏二十三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

陵徐廣曰夷陵也各後為縣屬南郡秦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

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

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

一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為質於秦楚使

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

子熊元代立系棟體知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

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輪廣曰南郡是時楚益

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索隱曰趙地無其名中字誤

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

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

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悼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二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龍殺哀王而立負芻為主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二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索隱曰蘄音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破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



郡○索隱曰裴庄類引孫檢不知其人本禾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應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交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變淫秦女甚乎哉幾毋亡國

○索隱曰幾音祁

索隱述贊曰鬻熊之嗣周封於楚僻在荆蠻車路藍縷及通而霸僭号曰武文既伐申成亦赦許子圍篡嫡商臣殺父天禍未悔憑紘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虜項襄考列然襄南土

楚世家第十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到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事在左傳魯定公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謀逆德好用凶器諱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叔杜預曰夫叔在吳郡太湖中故山是也索隱曰夫叔之五湖則杜預云在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會稽山也索隱曰會稽山之高者則曰棲於吳王進而圍之

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

天與昭曰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索隱曰定傾者與人

曰人道尚謙卑以自牧○索隱曰節事者以地疆生事不究不可

成○索隱曰國語以功故與人與之節事者以地疆生事不究不可

以遺之不許而身處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勾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種司膝

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

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

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

話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索隱曰問行猶音行於是勾踐乃以美

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話索隱曰太宰話大夫種之妻話受乃

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

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

也索隱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能密吳兵者必國語作觸也

也亦相當觸之名又下云無乃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則傷也

越世家 勾踐



語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  
子胥避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蠶良臣若反國將  
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  
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羗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  
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勾踐反國乃  
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  
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  
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象蠡對  
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蠶不如種於是舉國  
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索隱曰越  
作諸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  
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索隱曰逢姓同名國新流亡今乃復殺  
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鷖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  
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

史記四十一

二

吉

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  
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  
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  
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索隱曰疥願玉釋  
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曰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  
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  
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負粟以下其事請貸  
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  
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讓子胥曰  
伍負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  
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負負必為亂也逢同共謀讓之  
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負  
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  
父霸索隱曰而汝我又立若若亦改也若初欲分吳國半子我

越世家 勾踐



我不受也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

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索隱曰國語云吳王盛

以鴟夷投之於江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

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曰黃池在

年三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索隱曰吳太子

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索隱曰習流放之罪人使習

戰任為卒伍教士四萬人○索隱曰謂常所教練之兵也故孔

子六千人○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

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齊師杜預云都

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理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

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

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

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

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棟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虞翻

缺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

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王趾而誅孤

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

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夫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

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

而奔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

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

王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

隱曰虞翻注蓋依國語之文今案此文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

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用東君百家○杜預曰用東會稽句章縣

語云與之夫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

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

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

踐胙命為伯勾踐已去海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



楚東侵廣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  
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索隱曰越在蠻夷少康之後  
國史既略略無世系故紀年稱爲於魯子勝止文句初未通上國  
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伯後遂借而稱王也范蠡遂去自

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徐廣曰於越王  
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

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  
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

卒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子王廙與立石與音解按紀  
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

壽卒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子王翁立王公翁卒索隱曰紀  
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鹿郢立六年

無餘之十二年寺區弟忠其君其安次曲立無繼八年竟  
越人薰之乃次無疆也則王之侯即無余之也王之侯卒子王無

疆立索隱曰蓋無繼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  
爭疆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

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  
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

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  
所重徐廣曰效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

兵而况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營  
地以聚常郊之境蓋田文所封之邑郊故鄰國二邑皆齊之南

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郟宋胡之地徐廣曰胡  
陰索隱曰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商是也宋胡是也胡宗胡夏

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  
爲得也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索隱曰徐氏以爲江夏非也劉

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  
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

越世家 勾踐至無疆

越世家 勾踐至無疆



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

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索隱曰

晉之失不曰覺越之過猶人眼能見毫毛而自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馬汗之

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

待於晉越王曰柰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索隱曰一作

於中以至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

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關晉楚也晉楚不關越兵

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

不伯復讎龐一作廣曰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索隱曰

者發語之聲非也言發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九字耳當作

驍驍邑名字訛耳則驍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驍驍言

竟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越窺兵通無一作廣曰無假之關此

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

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

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故具地至浙江北破齊

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粵子無疆

不得錄也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

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

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索隱曰太史公素王妙論曰

徐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

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

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

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

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

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

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

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索隱曰國語云乃

范蠡之地奉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索隱曰范

音扶用反為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也或曰生牛皮也耕于海畔苦身戮

越世家 范蠡



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

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致鄉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

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

去止于陶齊陰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資累巨萬徐廣曰天下稱陶朱公朱公

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

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

千溢置榻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回請欲行朱

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

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

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

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

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

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

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

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

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

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柰

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

使使者封三錢之府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錢黃黃焉上幣銅

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

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奔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

越世家 范蠡

史四十一

六

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侯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

朱公



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  
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  
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  
言某星事主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  
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  
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以朱公之子  
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  
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  
彼非不愛其弟願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  
重弃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驢良逐狡兔徐廣曰狡豈  
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  
能弃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  
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  
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張華曰陶朱公家在  
南郡華容縣西樹碑

史記四十一

范蠡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

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

定九州至

于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兵北觀兵中國以  
尊周室號稱霸王徐廣曰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  
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越祖少康至于允常其子始霸與吳爭疆構李之  
役闔閭見傷會稽之耻勾踐欲當種誘以利蠡悉其良折節下  
士致膽思嘗卒復讎寇遂殄其疆後不量力滅於無疆

史記世家四十一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宣王立二十

二年友初封于鄭索隱曰鄭縣名屬京兆秦武公十二年初縣

滅林與拾皆舊地名是封桓公乃各為鄭耳至秦之縣鄭是鄭武

公東徙蕭鄭之後其舊鄭乃是故鄭故秦始改為縣也出地理志

立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曰幽王八年為

據國語以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大史

曰周曰王室多故子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

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鄭徐廣曰虢在成臯鄭在密縣

姓虢鄭之君貪而好利有驕後又加之以貪冒是也虢叔文王弟

之國也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鄭之君

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鄭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

欲南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

周末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襄楚必興與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

西方何如索隱曰國語曰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韋昭曰謝申

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襄何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

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與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

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晉武王克紂後

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

據此系家下文云唐人之季代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動大反

王滅唐而國大取唐君之各是也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襄並

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鄭果十

邑大史伯曰十邑謂虢鄭鄭補月依歷華也索隱曰國語云

依國語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

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索隱曰韋昭云

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支記之耳所以知其然者按下文

厲突為武公之名誤以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

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寤

鄭世家



日年表云十四年生 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為太

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

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

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

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 賈逵曰共國名也杜於是莊公

遷其母武姜於城穎 賈逵曰誓言曰不至黃泉 賈逵曰天玄地黃

泉母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穎谷之考叔 賈逵曰頂有獻於公

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

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

宋穆公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 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

君桓公自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

其取禾弗禮也 故言始也志傳不日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

遷魯齊焉依善鄭以歡來若備 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

枋許田 太山之陽休邑鄭以天子不能怒守故以枋許田各從

其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

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 蓋祭是邑左傳稱祭仲足

足故傳云祭封人仲足是也此縹葛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索

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

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

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 服虔曰言庶多 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

子皆君也所謂二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豐也 此索隱曰

太子忽及突子豐為三而杜預云不數 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祭

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鄆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

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 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 生厲公

突雍氏有寵於宋 服虔曰為宋三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

鄭世家

鄭世家

鄭世家



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  
突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

山奔衛巳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  
之陰使其婿雍糾欲殺祭仲費康曰雍糾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

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二而已人盡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夫

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邑標宋忠曰

秋鄭厲公突因標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標大夫也遂居之

故亦不伐標招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

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

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

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杜預曰首止在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止鄭

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

為公子之時其會鬪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

疆而厲公居標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

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

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渠彌亡歸索隱曰左氏歸

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索隱曰左氏

管至父等作亂弑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弑其君湣公鄭祭  
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標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敢要以  
求入索隱曰左傳作傳殺假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稱  
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殺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  
標復入即位鄭世家



父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索隱曰左傳謂之原繁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

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

公於是謂用戰日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戰曰重德不報誠

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頹伐王

索隱曰惠王弟王孫子孫王出奔溫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周惠王歸王居

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于周秋厲公

卒子文公躒立索隱曰躒有在後反系本云厲公初立四歲云

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王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年齊

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妾曰燕姑賈逵曰伯

燕姑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儵儵燕祖以

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子

之尊蘭為符遂生子各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

文公弟叔詹曰重耳實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諾

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

即反國為鄭暴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

為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備技是鄭伐滑索隱曰左

年齊公十士世周襄王使伯捕請滑索隱曰伯捕音嚴左氏王

知伯捕即伯服也鄭文公怒惠王之士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

之而厲王不賜厲公辭索隱曰此晉將殺與左氏說異左傳

謂王之子之國又怨襄王之與備滑故不聽襄王請

而囚伯捕王怒與程人伐鄭弗克冬程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

文公居王于汜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居周四十一年助楚擊

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齊晉助楚四十二年晉文公與秦穆公

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

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既餘廣曰一作機索隱遂羣公

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特請晉晉文公其謀愛幸之乃私於

晉以求入鄭為太子索隱曰是欲得叔詹為太子鄭文公恐不敢謂叔



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言卒為患然晉所以圍  
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  
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  
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  
石癸曰吾聞姑姓乃石稷之元妃世預曰姑姓之女為石稷妃其後當有興者享  
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  
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  
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  
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許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  
晉敗之於峭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緡賀以鄭情賈之秦  
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徐廣曰繆楚太  
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  
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  
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  
春楚獻鼈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子鄭也子公之食指動  
服虔曰謂子家曰佗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鼈羹子公  
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子羹子公怒  
深其指左傳曰漆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  
弑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  
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去疾之兄也於是  
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  
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  
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  
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  
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  
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擊牛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  
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  
惟命是聽若君王不志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







厨人樂殺釐公作廣曰年長云子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左釐公

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

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文又與楚盟子

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子孔使尉止

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

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

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

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

簡公死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武邑武邑在武邑子產讓受其三

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友謂子產曰鄭之

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

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

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

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

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曠林在曠林不相能也日操

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臧在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在商

地在商南日實沈居大夏主參大夏在商北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不相能也日實沈居大夏主參閼伯實沈

鄭世家



二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苗榮之服虔曰榮為營穀用幣也若有水旱則榮宗

祭山川之神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榮之若君疾飲食

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於子

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及與楚靈王之疆又朝楚子產從二

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封三十

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公元年楚公子棄

疾弑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

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甲子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

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讓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

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

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子周索隱曰王時弟好

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晉鄭入之經曰天王入于成周是也十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

十三年卒子聲公勝在當其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

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

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

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惠也杜預曰子兄事子

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

杜預曰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而常

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

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

哀公而在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

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

是為繻公駘或作壽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

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杜預曰二十年韓趙魏列為

諸侯二十五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

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徐廣

本云立繻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鄭君

乙立二年鄭負黍及榭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



哀矣滅鄭并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有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昔而殺之此與晉里克何異守節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索隱述贊曰厲王之子得封於鄭代職司徒緇衣在詠號鄭獻邑祭足專命莊既犯王厲亦奔命居櫟克入夢蘭疏慶伯服生囚叔瞻尸聘釐簡之後公室不競負黍雖還韓哀日盛

史記第四十一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戎御其後世豈廉有子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

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阜狼阜狼地名在

西河之表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阜狼阜狼地名在

取驥之喪亡與桃林盜驪騶騶綠耳獻之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繆王取入驪騶品其魚齊

趙世家



之太子母日夜啼泣穆廣曰頓首請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過  
予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  
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  
二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肺不熟殺宰人持  
其刃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景仁愛人嘗所食桑下  
餒人反打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盾執靈公而立襄公弟累  
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  
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晉景公時公之子名緡而趙盾卒  
誣為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  
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  
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  
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  
惡非君之身及君之子然亦君之各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  
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

史記四三

二

以致趙盾備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  
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  
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  
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  
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  
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  
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杵杵曰謂朔友  
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  
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  
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  
已脫程嬰謂公孫杵杵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公孫  
杵杵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杵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應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  
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徐廣曰小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



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  
之發帥隨程嬰攻公孫杵曰杵曰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  
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  
兒曰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曰可也諸將不  
許遂殺杵曰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  
孤乃及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  
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  
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者皆贏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  
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  
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  
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  
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  
公因韓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  
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

史記四十二

三

趙

嬰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  
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  
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後與趙武田邑是景公之十七年也而  
於此說之耳非此事也注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  
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  
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曰趙武啼泣頓  
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  
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  
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新序曰程嬰  
謂信友厚土矣嬰之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  
欒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  
公少子名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  
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

趙世家 趙武



又子文子生景叔索隱曰系本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

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

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

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成

于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

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

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

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

子問韋昭曰安于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

七日而寤寤之曰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二子秦大夫公孫支子曰我之帝

所其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

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今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

之謂索隱曰藏一作藉藉錫也秦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

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

同不出三日疾必間問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

之帝所其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能死又有一罷來

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一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

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

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索隱曰范地名不知

地在蓋今余思虞舜之動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

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

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

曰謔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痾曰謔是當

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

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能遊熊

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



主君滅二卿夫能與罷其具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竒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大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六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大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曰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曰姑布子卿見簡子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進語母卹最賢簡子盡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度曰往年趙國衛人恐懼故貢午許諾歸而其父兄不聽服度曰午之諸父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服度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人荀寅范吉射與午善左傳曰午荀寅

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中行氏伐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氏之側荀躒言於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索隱曰系本朔生宣子中申生智伯瑤君命大且始亂者死今三且始亂賈逵曰行趙也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叟

趙世家 前子



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多魏簡子不使韓簡子系本名取也不克范中行氏反

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歌射荀寅也韓魏以

趙氏為請服後曰以其罪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其明

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于與謀

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

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

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耶鄆午保晉陽故書春秋

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巨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

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

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韓簡子外傳

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簡

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子

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荀寅也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

衛太子蒯聵于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

行文子奔栢人簡子又圍栢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曰諫

也趙竟有邯鄲栢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

邑俸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

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

已其歲越王勾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

子母郵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母郵母郵羣曰請死之母郵

曰君所以置母郵為能忍詢然亦溫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

母郵簡子不聽母郵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趙簡子

葬在臨水界二冢太子母郵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

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

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

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與兵平代

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

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



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也

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

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索隱曰或作哀公其大

好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辰

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

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

曰為我以是遺趙母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

竹有朱書曰趙母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何山陽侯天使也三月

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

于後世且有仇王亦黑龍面而鳥喙鬚麋鬣頤大膺大胷脩下而

馮左衽界乘徐廣曰脩或作奮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

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

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

慢唯高共徐廣曰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

索隱曰戰國策作張孟談談韓魏與谷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

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日晉陽之難

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

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

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

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

子浣立為太子代成君之子周伯魯之子魯非也襄子立

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

自魏徙此葬也趙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卿分晉則

中牟按中牟非趙之東也按中牟當潞水之北齊師伐趙東歸晉

中牟在何北非襄子弟栢子逐獻侯自立於代子索隱曰此趙中

一年卒國人曰栢子立莊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

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栢公之子相公者孝王弟而定王

山武公居廩相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不言諱之十三年城

趙世家 襄子至獻侯



正邑地理志曰獻十五年獻侯卒子列侯籍立列侯元年魏文侯

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趙尊獻子為

獻侯列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

富之可貴之則否列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索隱曰槍音

仁人吾賜之田是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列侯從代來問歌

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列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

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番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

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

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列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

仲曰方便擇其善者牛畜侍列侯以仁義約以王道列侯適然明

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

德所與無不充君說列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

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單復具九年列侯

卒弟武公立○索隱曰魏周云系本及說趙武公十三年卒趙復

立列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

衛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于靈丘地理志曰魏三年

救魏于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屯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

魏為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

城杜預曰東魏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于房

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

神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

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徐廣曰成侯伐衛與鄉邑七

十三魏敗我蘭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郵魏敗我懷

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地理志曰魏六年中山築長城伐

魏敗湯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

以為兩徐廣曰魏九年與齊戰阿下徐廣曰戰十年攻衛取

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

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



魏年表曰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

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

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山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

燕會向二十年魏獻榮祿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

名其帥有高與所以為臺非也按榮祿是良材可為檀臺二十一年魏

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

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成侯卒公子

緜與太子肅侯爭立索隱曰系本肅侯名諱緜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

君端氏徙魏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

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

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

原亦曰陵出於鹿門大戊午扣馬昭沈曰日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築長城

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汶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飛

與秦戰敗秦殺氐河西取我蘭離石二十二年韓舉徐廣曰與齊

魏戰死于桑丘地理志云秦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

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索隱曰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

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

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

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鄣四年與

韓會平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去五國相

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已曰君九年與韓魏

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

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鄣西陽安邑十一年秦破燕燕相子

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

燕使樂池送之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昭王為燕王燕世家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口索隱曰燕系家無其事蓋

趙世家成侯至武靈王



又同則裴駘裴駘十三年秦拔我蘭陽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

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

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若之榮秦母遂曰陵若命乎命乎

曾無我贏秦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過其異日工飲酒樂數言所夢

想見其狀吳廣問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姓贏方言曰姓美也孟姚

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姓孟姚孟姚以配而七代之後

是也然舜後封虞在河東大陽山西有上虞城仲之裔孟姚甚有

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臺徐廣曰野

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詵舉龍文赤鼎絕臍而死徐

音亡丁石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主是

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

北略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

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隘之險立

長城又取蘭陽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

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疆兵之救是仁也樓煩秦

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

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列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

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

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

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

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

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

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

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

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觀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

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

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駭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

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繅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



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

逆君九弟之通義也徐廣曰九弟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

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今行為上

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

後書也今寡人恐叔之逆

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明服之功使縹謁之叔曰縹謁請

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

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

明徇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紀云勿而倫本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

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亦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

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

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弗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

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

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

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

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既越之民也索隱曰

之國人是也崔儋曰謂黑齒雕題劉達曰以草條纏用白作黑鄭立却

冠林紉徐廣曰戰國策作紉紉亦紉也紉亦紉也紉亦紉也

冠紉紉亦紉也紉亦紉也紉亦紉也紉亦紉也

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

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况於山谷之便乎故

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

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

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

縣西有漳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

下代上黨以東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燕

騎射之備故寡人無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



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

釋之邊索隱曰林胡樓

主不塞晉湯以及上黨而襄

工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

也先時中山負齊之疆丘侵

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鄆微社稷

之神靈則鄆幾於不守也先王

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

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

報中山之怨而收順中國之俗以

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悉

鄆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

成拜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工

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今

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

志臣敢不聽命乎拜拜稽首乃賜

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相

服令也趙文趙造周初徐廣曰戰

胡服趙後皆諫止王母胡服如

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

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處

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

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

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

而王夏殷之裘也不易禮而滅

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

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

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

之也而有無朝禮者民易

是是越無秀士也言方俗

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

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

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

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一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

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

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

十一年攻中山趙招為右軍許鈞為左

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

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

陸廣曰一作陸

丘華陽鷓之塞

廣曰一作陸

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

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右卒

武靈主



○索隱曰謂武靈王之弟前太子章之母惠文王之嫡母也與  
卒後吳姓始當正室至成二年稱惠文后卒是也而太子章  
吳姓欲兩王之是誤也故使周紹胡服傳王子何二十六年

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  
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目肥

義爲相國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姓子也武靈王自  
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

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前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  
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目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

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觀秦  
王之爲人也惠文王徐廣曰元年以公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

西邊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徐廣曰  
郡起靈壽徐廣曰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

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  
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疆壯而志驕當衆而欲大殆

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  
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

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  
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

以爲國子奚不徐廣曰母出傳政於公子成母爲怨府母爲禍梯肥  
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上屬義也曰母變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

心以歿而世義非拜受命而藉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  
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有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

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  
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

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劫失李兌曰諾子勉矣吾見子已今年  
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二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

期曰索隱曰卿公子與田不禮其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  
惡此爲人也不子不曰吾聞之也蓋臣在朝國之殘也諺曰在中



主之靈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後以遭一旦  
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  
人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  
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  
不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  
憐然也反北面為臣訕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  
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  
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全戰公子成  
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  
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兌為司寇公子章之敗  
往走主父主父聞之者非也諱開及開謂開門而納之俗本謂作開字  
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章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  
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  
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其母遂曰歲者謂之歲

口而三

十四

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應助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

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

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

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

為天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

鄭易徐廣曰皆屬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常山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

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首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

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杜預曰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陽城也

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徐廣曰將攻齊公主死

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立靈立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

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謂趙書曰

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蘇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時

趙世家 惠文王



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衆人壽  
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然  
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質憎齊  
平物之甚者賢主祭之秦亦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  
以齊餒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  
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而  
伐空韓於韓共趙與國趙也秦趙今為與國秦徵兵以秦計為  
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  
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  
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  
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  
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  
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  
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

史四一三 十五

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大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  
王有已王以伐齊從強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  
之所以伐者以事主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  
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  
疆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魏襄王四年  
一作魏柔反分公徐廣曰一作音胡鼎反九俞於趙徐廣曰關雅曰齊之  
事主宜為上倭倭倭倭行也而今乃出舉自恐天下後事下者之不  
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母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  
齊抱社稷而厚事主天下必盡重土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主以  
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龍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  
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其預曰樂平治十七年樂毅將  
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  
拔我石城地理志云石城縣北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  
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



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趙  
趙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大

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  
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徐廣曰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

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燕周趙人為趙將城高唐取之與魏  
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

代地人索隱曰蓋東胡叛趙也二十七年取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  
平陽君戰國策曰趙豹平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

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  
王元年索隱曰樂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闕與趙使趙奢將

擊秦大破秦軍關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  
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

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  
乃出索隱曰趙亦有長安君其地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

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  
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觸龍曰徐趨而坐自謝曰老

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  
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索隱曰者吳廣之

惟贏之子也如系家計之則武靈王十六年吳姓而內之至二  
十七年王薨及惠文王三十一年卒卒成王九年遺長安君質於

齊若姓年二十八王宮至此在十六計詔詔曰食得母衰乎曰  
恃粥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

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  
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

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  
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小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

婦人異其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  
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  
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







外四ノ一

ノ一



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

備一作廣曰魏欲通平邑中年之道不成一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

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泚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

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

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

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

而贖下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平都表云韓城韓臯三年龐煖

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燕之統師攻秦最時

斷不拔後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渤海又云五年傅抵將居平邑

慶舍將東陽河外帥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

趙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

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王遷本

無蓋今在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論○索隱曰徐廣云王遷

公或別有州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平陽扈輒率師救

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

為武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

徐以西一作廣曰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圯東西百三十步

六年大飢民譏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

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

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耶

鄆為秦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

大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嬖於

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

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

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索隱述贊曰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

晉夙初有土岸賈矯誅韓厥立武寶符臨代卒居伯魯簡夢程

犬鑿歌劇女胡服雖強建立非所願牧不用王遷囚虜 卷末

趙世家 悼襄王 至幽繆王

史四十三

十九

張







